

# 含泪的烛光

□南京 仇士鹏

奶奶住在我家的楼上,一推开窗就能看见我家的院子。

小时候,每当父亲拿着笤帚追着我打时,奶奶听见动静会急忙探出头来,用轻柔而有力的声音喊道:“老仇啊!”仅三个字,便能让父亲停下脚步。我总是故意往院子里跑,哭得很大声,果然,奶奶马上就推开窗子来劝架,帮我免掉了又一次次的皮肉之苦。

她并不溺爱我。只是相比于父亲只会喊“你下次还敢不敢了”,奶奶会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,我为什么错,以后应该怎么办,全讲给我听。虽然很多时候她会喋喋不休地讲上一个钟头,让我觉得还不如被打一顿来得痛快,但她慢条斯理讲出的种种道理,浸润着我叛逆的青春期。

奶奶是位传统的知识分子,这是我以貌取人得出的结论。每天,她都把白发梳得整整齐齐,穿着灰蓝色的布衣,骑着辆矮矮的自行车来往于菜市场与小区。她的腰挺得很直,丝毫没有岁月压得弯曲,这也让她慈祥的气质中多了一抹硬朗。奶奶晾的衣服常会掉到我家

院子里,她会轻声唤我的名字——她从没有大声地说过话。如果我听见了会马上出来,“小仇啊,一会儿儿你把门开一下,我去你家拿衣服。”母亲看到后便让我主动送给奶奶,可每次当我刚跑到二楼,就能见到奶奶正在换鞋,或是已经出门了。看到我,她急忙说道:“这多不好意思啊,谢谢小仇……下楼慢一点啊,辛苦你喽!”

奶奶年纪大了,爬楼很费力,需要抓紧扶手,待两条腿都踏上一个台阶后,再抬起右腿往上一个台阶挪。虽然只有一层楼,依旧是段艰辛的路。即便如此,她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扶着墙壁走下来,敲响我家的门,拿了衣服后再慢慢地挪上去。有时我看不见她的呼唤,她也不会扯着嗓子大声叫我。

母亲去世那天,奶奶一直拉着我的手,轻轻拍着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说的话:“死亡并不是终结,她只是提前结束了这一段旅程,坐上了下一班列车。你还能记得她,你在梦里也会遇见她,所以她肯定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好好地活着。”是的,母亲还在,我的每一次

思念与呼唤她都能在冥冥之中给予回应。在那段晦暗的日子里,奶奶的话就像一盏微弱的烛光,让我不至于沉沦在深邃的夜色里,重新建立起对生活的希望,全身心地备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。父亲后来告诉我,考大学的时候,每一场考试前,奶奶都会到我家,望着母亲的遗像,叮嘱她在天上一定要庇佑我。

如今,我已是研究生了,奶奶每次见到我,都毫不吝啬地把我从头到脚夸奖一遍。去年回家,奶奶走了。父亲一直瞒着我。我愣了半晌,跑到院子里,望着奶奶时常探出身子的窗户,久久无言。

想起史铁生在《奶奶的星星》中所写,“我慢慢相信,每一个活过的人,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,也许是一颗巨星,也许是一把火炬,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……”现在,死亡对于我不再是未知和恐怖的,它的入口处,必定散发着温润的烛光。

隐约间,我又听到了奶奶的话。“小仇啊……”寂寞的风中,那熟悉的呼唤一点点地散落。

## 居家办公

□南京 贺殊

因为疫情原因,本周居家办公两天,第一次切实体验了大家说的“居家就是打两份工,另一份是带娃”。

女儿两岁零九个月,刚上了一星期的小托班,经过四大家长、二小家长的全天候鼓励,适应性超强的她,从第三天开始,在幼儿园能不哭闹、主动跟老师互动,让我们大家既欣慰,又不舍。没想到,因为疫情,女儿惨遭“退货”,重新在家过起了“祸祸”大人的随性生活。

我醒了女儿还没醒,我悄悄拿出电脑开始办公。过了一会儿,随着“咚咚咚”急促而激动的脚步声,一双赤溜溜的小脚丫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女儿小眼眯成两道圆弧,带着刚睡醒的迷糊语气说:“妈妈,我能坐到你腿上吗?”我本能地按了按电脑的保存键。女儿像一座小山,横在了我和电脑中间,对着键盘就是一阵乱按。“妈妈,我陪你一起上班好吗?”多亏奶奶及时出现,把女儿带离电脑旁并帮我关上了房门。

五分钟不到,门外传来了女儿的哭闹声,仔细一听:“我要帮妈妈捶捶背!”“你不要去打扰妈妈,妈妈在工作呢!”“不,我就要去帮妈妈捶捶背!”门开了,女儿顶着哭花的小脸,委屈地走到我身边,双眼噙满泪水:“妈妈,我想帮你捶捶背……”试问谁能拒绝这样一个可怜又孝顺的小可爱?在我的应允下,女儿像模像样地给我捶起来。“妈妈,我能坐到你腿上跟你一起工作吗?”孩子总有她天真无邪又顺理成章并无法让你拒绝的套路。

## 湖边花房

□南京 钟立霞

春日里,寻一僻静村落,感受宁静的湖面。

湖边小路弯曲,各种生物,依湖而长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凌霄的枯藤,老藤缠绕在一片阳光房顶,远远伸展。闭上眼睛,想象曾经是有多么繁荣的一片花开。幸好春天已到,你的等待即将收获,待看你老藤发新叶,待看你夏日花满藤。只要根还在,我必定知道你会崛起,把最美的风景带给这栋花房的欣赏者。

午后阳光微弱,三两好友围坐在湖边花房旁,沏一壶老茶,赏满湖春色,把凡尘俗事放下,把久违的心情放松。远观窗外湖景,再看远处山林,层层叠叠,满眼绿色在这一壶茶里尽收眼底。多日来,疫情之下,难免憋闷,也许此刻最宜煮一壶清茶,喝半盏淡酒,看云飞

奶奶看到女儿老是打扰我的工作,脸露愧疚,又满是无奈。

第二天,女儿长经验了,醒来后悄悄踮着脚走到我身边,轻轻抱住我的手臂,亲了亲我的衣服,“妈妈我好爱你哦!”亲完还微笑满足地抿抿嘴,抱着我的手臂搂了又搂。这柔软的爱心暴击,哪个做妈妈的能承受得住?于是女儿再次成功地坐在了我和电脑之间……第二天,我内心的崩溃缓解了一些,女儿也学乖了一些。面对第一天怎么都推不开的房门,自己搬来踩脚蹬,悄悄拧开门把手。一阵安静,被解锁的房门居然没有动,小姑娘一定是在外等待试探,看看妈妈有没有发火。果不其然,几十秒之后,房门先是慢慢打开了一道缝,接着是一个容得下小朋友通过的宽度,然后门又关上了。由于房门进来是姥爷大书桌上堆得小山一样的书刊,视线被遮挡,我无法判断小精灵在门内还是门外。又过了几十秒,“妈妈,你猜猜我在哪儿?”是她,她躲在了姥爷的书桌后面,沉不住气了……自此,女儿放心“小”胆地拖着她最爱的玩具们,在我椅子边安营扎寨了,小小声在我边上玩,时不时摸摸我对我笑一笑。

今日复工,十点多姥姥给我打电话,一接是女儿:“妈妈你去哪了,你不要上班……”女儿哽咽着说。电话那端的我,早已无法平静。平时上下班,女儿对我从来没有这么不舍,经过这两天的朝夕相处,她对我的爱和依赖让我体会到了姥姥和奶奶在送她去幼儿园之后,在校门口偷偷抹眼泪的不舍。为居家办公,记上爱的一笔。

## 青蒿

□湖北武汉 苗连贵

以一个吃货的眼光看,青蒿确是美味,俗名又有藜蒿、藜蒿等之称。藜蒿,是草是药也是美味。春风吹动,湖塘野泽香气氤氲,水中长着密密簇簇的青蒿。

蒿,最早见于《诗经》:“呦呦鹿鸣,食野之蒿。”

古人很早就食蒿。宋代的两位大诗人皆是食蒿之徒。苏轼赞誉蒿菜,“美味冠春蔬。”陆游游于郊野,在一个酒家吃了野香的石芥,满意之极;晚间到另一家,更令他喜出望外,原来这家有青蒿,“晚得藜蒿又一家。”那种喜食野蔬的愉悦心情溢于言表。

贫苦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也爱吃蒿,据说“藜蒿”之名,乃为他所赐。蒿分布极广,身份低微,“蒿”前缀一“藜”,与芸芸众生、黎民百姓之义相契。

青蒿,叶子尖尖的,茎圆圆的,

根芽细白,在青嫩时期,蒿的茎、叶、根皆可入馐。青蒿三吃。

但主要还是吃茎,常与腊肉同炒。在所有与腊肉配伍的菜蔬中,青蒿可谓达到了美味的至高境界。咸香柔软的腊肉,衬托出青蒿独特的野香之气;而青蒿的草野之味,又给腊肉注入新鲜活力,一荤一素,天作之合。

我妻善治腊肉炒青蒿:将腊肉片薄,几近透明,入锅焗至肉熟,下葱丝,然后把青蒿切段下锅,加调料、汤料翻炒,熟时淋小麻油起锅,装盘,腊肉红肥,青蒿青绿,红绿相间,珠联璧合。夹一筷尝尝,脆嫩爽口,醇香柔润,好吃之极!

青蒿也可与火腿或香肠同炒,品味当不在腊肉之下。而《红楼梦》里,小丫头春燕对大观园厨房说:晴雯姐姐想吃“蒿子秆”,厨房

柳家的问:肉炒鸡炒?“蒿子秆”即青蒿的茎。可见青蒿可与多种肉食相配。

青蒿的叶也吃得。煮熟,钵中捣烂后与糯米和在一起,做成蒿叶粿,绿绿的,软软的,蘸糖,香甜柔糯,口感极好;拌入肉糜,加调料,咸吃风味更佳。

青蒿的根不可弃。古书上说:“藜生于阪隰之地,而以沼泽尤佳。”它的上半身在水中,根长在泥里,故而又称为“水蒿”“泥蒿”,在生长过程中,尽得水中菁华、泥里精粹。野生的蒿根经过秋冬的营养累积,富含淀粉和微量元素,与肉品同炒,吃口粉糯,鲜美不次于蒿茎。

青蒿之招人喜爱,在于它的原生态,原汁原味。青蒿的恬淡、淳朴、野趣或许正是现代城市人的心向往之。

## 父亲和他的诗意人生

□南京 王小磊

雨丝纷飞,凉气逼人。由于疫情,原定于清明前夕回乡扫墓无法成行。

今年2月17日凌晨,一个清冷的夜,父亲永远离我们而去,我悲痛万分。父亲,是一本厚重的书,笔墨遒劲,始终洋溢着诗意和坚韧。

故乡时堰,历史文化名镇。上古时代,这里是东海与南海之间“扶海洲”的一部分,成陆于7000年前。沧海桑田,几经演变,日渐形成村庄、集镇。父亲王尧1936年8月出生于这里的新稻村,欢乐的时光过于短暂,幼年便失去父亲的他只得与母亲相依为命。“苦难和艰辛从某种程度讲,是人生的一笔财富。”父亲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青壮年时期虽屡遭波折,但他始终自强,逆境拼搏。1969年,父亲从教师岗位转至

东台县时堰公社任宣传干事,由此开启了他以笔触记录时代的征程。

1971年3月,初春的里下河,寒流不断,时堰公社的春耕却热浪滚滚。辽阔的田野、封冻的河汊、治水的工地,人们正在紧张地追肥、破冰、挥锄……父亲有感于生机勃勃,春意盎然,从唐诗中寻找灵感,于是,“春风又绿‘江南’岸”被用到了新闻稿中,生动、文艺,让人回味无穷。这篇稿件也成为了新华社电讯稿,刊于1971年3月21日的《新华日报》。

1981年初夏,如何满足农民对物质和精神的新需求,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亟需破解的课题,父亲和同志们开始了全新的探索。“家庭联产责任制后,家庭成了经济单位,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更加重要,‘两个文明’一起抓,不就有了

抓手了吗?”时任时堰公社党委秘书的父亲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很快,在和公社党委书记顾保权和嵇东大队党支部书记武九如探讨商定后,嵇东村全国首开文明村、文明家庭新探索。

1982年9月22日,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《创建文明村 培养新农民》。作为主要撰稿人,父亲始终认为,这一全国首开文明村评选文明家庭活动,针对解决温饱后,如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全新思考。如今,创建文明村镇已成为全国性品牌。

80余年,从少年至耄耋,父亲始终兢兢业业,不曾懈怠。大山无言,星辰有序。泪水潸潸,耳边又响起了父亲清朗的声音: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……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3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